

[illegible]

家与网络终端融为一体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非 非 国

文显堂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非国/文显堂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7

(文史集丛/智杰主编)

ISBN 7-5034-1648-3

I. 非... II. 文...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0172 号

责任编辑: 杨玉文 封面设计: 吕莉梅 策划: 蓝彬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通州潞城镇南

印 刷: 北京海天润达明顺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海天润达明顺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80 × 1230 32 开本

印 张: 7.81 字数: 180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6 年 1 月 北京第 1 版

印 次: 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210 元

定 价: 21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第一章 遭遇梦想

未来,装满了人类所有的期待,而未来给予人类的却永远是梦。

我,也不例外。那一天,我揣着未来赐予我的梦,走进了一个陌生的异邦——非非国。没想到,它给予我的一切,却超越了未来给予我的梦。

沐浴着阳光,我从机场出口走进了一片挺拔而多情的椰树林。我伸着脖子四处张望,寻找迎接我的非非国人,却不见那充满等待的人出现。我忐忑不安地继续朝前走着。

(一)

椰树林的深处,一栋栋小屋坐落其间,那红的屋顶,尖的屋脊,童趣四溢。这里好像是儿童乐园,却不见儿童碰碰车之类的玩具。是商业区吗,也不是,没有商品,没有柜台,更没有售货人员,一切都没有“商”的痕迹。可我又明明看见有人在小屋檐下取走了商品。

有四块圆圆的视屏各为东西南北地贴在小屋半腰的墙壁上,把守着小屋所有的机关与秘密。每一栋小屋都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我挤到一栋小屋前瞧了瞧,没有门,也没有窗。我挤近了其中一块视屏,一男子正在拨弄着跳动在视屏上的文字和数据,好奇的人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倏忽间,小屋神秘地洞开一扇小门,一个包装精美的纸盒徐徐向

外移动,那男子伸手将它取走,随即那扇小门神秘关闭,围观的人们发出一阵不解的嘘声。出于好奇,我想试一试。买什么呢?犹豫了一下,决定给太太买一条围巾,一来回到家里也好有个交待,二来也检验一下这小屋的货物是不是一应俱全。我按照视屏上的提示,先输入了姓名和要购买的物品,然后将货币投进输入口,不料视屏下沿弹出一张卡来,接着那扇小门也神秘打开,一个精致的小袋子已慢慢向外移动,我急不可待地伸手拎起小袋子打开一瞧,果然是一条围巾。围观的人们又是一阵不解的嘘声:哇——!

我拎着小袋子挤出人群,回头望望,心中充满疑惑,小小的屋竟然能让人们随心所欲购尽天下物,不可思议。我下意识地想起了什么,便好奇地端详着那乳白色的卡,上面印着鲜红的“消费期权卡”几个字,如一团团火要融化那方寸之间的白色世界,我不明白这几个燃烧的文字究竟意味着什么。

当我带着疑惑走出椰树林,迎面是一片广场,停放着一排排类似于飞行器的东西,头呈圆锥型,尾部有两个圆圆的口,像两个风洞,两侧伸展着不太显眼的翼,只有那四个轮子才让我有了“车”的判断,也不管是不是车,我就这样认定了。此时,无论这些怪车如何怪,但都没有让我忘记寻找迎接我的人。

等待是一种痛苦,也是一种希望。我环顾四周,满目都是行色匆匆的人群,惟独不见翘首以待的人,痛苦也便由此而生,心冷了下来——已约定他们到机场迎接,没想到非非国竟是如此的非礼之邦。

稍许,一辆怪怪车突然弹起一块显示牌,也弹起了希望:“唐显文鼎男,此车专为你而备,请上车!”我毫不迟疑地走近那辆怪怪车,似百叶窗的车门自动地由下往上拉开。我发现车里没有人,便迟疑了一下,猜想主人一定是到别处办事去了,等一会儿肯定会回来。

然而,当我拎着行李包钻进车里,让我一愣,车里只有一个座位,其他什么也没有,没有方向盘,没有可操控的按钮,没有任何文字。面对这莫名其妙的有与无,我欲扭身下车,可车门已经关上。刹那间

顿生大祸临头的惊恐，我扔掉一贯的文雅举止，挥起拳头猛砸车门，但那百叶如同钢板一样的坚硬，无论我的拳头挥得多么有力，都无济于事。我已经陷入被困在铁笼里一样的无助境地。

无奈，我只好入座，披着一身冷汗听天由命。

突然，车里有女性声音传出：“欢迎你，唐显文鼎男，请你坐好，现在启程。”声音刚落，我还没来得及回味这女性声音的甜美，车便开始启动、行驶，很快以超轶绝尘之速钻进了红木棉的树林里。这是一个混浊的世界，让我分辨不出究竟是因为路才有了这拥挤在旁的红木棉树，还是因为红木棉才有了这穿行其间的路。这也许是我不知道自己将被带向何处而引起的判断失灵，虽然那路被辗在脚下，抛在身后，可恐惧似乎永远在前面。

人最怕在恐惧的时候产生联想。我是一个并不善长联想的人，但此时我的联想却异常地活跃起来——是恐怖分子设下的陷阱？还是谋财害命之徒的劫持？越想腿越软，越想骨越酥。

虽然如此，但车的高智能却让我惊叹。一路上，各样怪怪的车，来来往往，虽然速度很快，但都各行其道，看得出这些怪车的感应灵敏。我开始在恐惧中用心观察和体验这奇特的遭遇。

车载着我那装满恐惧与好奇的心向前奔驰。不一会儿，车钻出了红木棉，在一片草地上停了下来，车门自动拉开，随即传出女性的声音：“唐显文鼎男，请你下车，这里是你的下榻的地方。”我走下车惊慌地左望右瞧，寻找我下榻的地方。果然，不远处有一座建筑物，虽然没有雕梁画栋，但造型别致，犹如一只展翅欲飞的蝴蝶。在它的周围，是宽阔的草坪，那草坪的本意不是想拥有边沿，只是连成一圈的椰子树，似一道绿色的围墙，把边沿强加给了草坪，也挽留了那展翅欲飞的蝴蝶。向西赶路的太阳，用它捉弄万物倩影的神功，把这里装扮得风情万种，让那蝴蝶迷恋、痴情，永远难以起飞。这一切都给人以遐想、漂泊、迷恋，我也因此坚信这是装饰性建筑，不可能是我的下榻之处。可为何把我扔在这里？我并非是来者不善的人啊！平生最

大的本事也就是发发牢骚。

当我正在疑惑中挣扎，突然有一男一女向我走来。远远望去，那男人戴着像是神秘侠客一样的帽子。我条件反射般地狂奔，本能地躲避已经发生的危险。

“唐——显——文——鼎——男——”有喊声从身后传来，让我抓住了一根救命草似地停住狂奔的脚步，回头一瞧，那一男一女正在友善地边挥手边追我，看样子他们不是劫持者。到现在，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一男一女做了一番自我介绍，我才知道他们就是迎接我的东道主。那男人名叫刘阳衡，约四十五岁左右，虽然个子不高，但胖胖的身子尽显雍雅，圆圆的脸在那有些阴森的帽子压迫下变得更圆，赤道的阳光已经把他的脸烤得红里透黑，一身宽松的类似于中山式的白色衣服把脸衬托得像刚果人一样黑，膨胀的肚已经无法掩饰他那极强的吸收功能。他带着满脸的笑容，摘下帽子，握着我的手，表达了问候与欢迎之意。然而，他在称呼我的名字时，后面并没有“先生”两字，而是如同车上的视屏上显示的那样，带着“鼎男”两个字，不知何意，我想大概是一种尊称吧！

至此，他们只字不提我刚才逃命狂奔的那一幕，想必是为了保全我的面子，因而我也没有自找没趣儿的提起，只是有感而发地说：“非非国太迷人了！”

“是这辆车？”刘阳衡指着那怪怪车，以一种明知故问的口气问我。

“无人驾驶的车对于我并不陌生，但这种迎宾方式我还是第一次经历。”我自找台阶，其实我压根儿就没有乘坐过无人驾驶的车。

“哦，难道这种迎宾方式不好吗？”刘阳衡问。

“当然好！”我出于礼貌的回答，“在这个变得越来越麻木的世界里，难得让人享受由惊奇带来的快乐。”

“哈——哈——。”刘阳衡开怀大笑，“看来我们的用意有效。”

从刘阳衡的笑语中我才明白,这种遭遇是有意制造的把戏。这虽然显示了非非国的良苦用心,但我却不敢恭维这种迎客方式,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这是故意蒙事儿。不过,转念一想,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以如此的高科技产品来蒙事儿究竟是为哪般?现在还不得而知,我的脸面已经让我没有勇气去问个明白。但我相信我在椰树林里所见的一切决不是故意蒙事儿的把戏。于是我说:“你们不会怀疑我是从椰树林里走出来的,那里让我体验到了什么叫疑惑。”

刘阳衡眼睛一亮:“那不过是一个消费品智能销售区,有何疑问让你难解?不妨说给我听听?”

“你能告诉我‘消费期权卡’所表达的意思吗?”我脱口而出。

“哦,不愧是经济学者。”刘阳衡一脸惊喜,“本来,设置这个消费品智能销售区的目的,是让来我国的外国朋友从‘卡’中体验我国经济的奇特,但也许是当今世界‘卡’太多的原故,在我接待的外国朋友中,都对智能商业区感兴趣,而消费期权卡却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惟独你对消费期权卡产生了疑问。我相信过不了几天,这个疑问便会消失,那时你比我们更明白。”

哦,到时候我比他们更明白?什么意思?尽管我心中的疑问顿起,但初次见面,不便再追问。我依然相信这不会是向我蒙事儿,肯定有值得我探究的秘密,因而我说:“但愿我能同你们一样的明白。”

我们都笑了。

刘阳衡并没有忘记他身边的女士:“哦,非常抱歉,也请你不要责怪我现在才将艾荣碧鼎女介绍给你。”这话有一语双关之意,在表示歉意的同时,也表示他不搞资源独享,很乐意将艾荣碧介绍给我,“她是最值得你相识的鼎女。”

笑声又一次在我们中间荡漾。

“你好!”我微笑着伸出手,主动同艾荣碧相握,并自信地望着她,“我的想象已经因你而丰富。”

“你好,唐鼎男!”艾荣碧也微笑着,“真高兴能因为我而让你的想

象丰富,但我欢迎你的诚意你却无法想象。”

这话虽然有调侃的味道,但让我动容,而说话者的美丽更让我心动。艾荣碧的微笑在我看来虽然是一脸陌生的笑,但灿烂、坦荡、透明。那毛绒绒的眼睛,蕴藏着一汪清泉,在微笑中荡漾,纯清而多彩,宛若瞳人剪秋水一般的动人。如凝脂的鼻梁,阔而红润的嘴唇,点缀在嘴角边的黑痣,在她那陌生的笑容中跳跃,妩媚一派。我分不清她是因为笑而亮丽,还是因为亮丽而笑。她那窈窕的身姿,喷着青春的张力,隆起的胸似乎要冲破那白色的紧身衣衫,好在纤细的腰收住了冲力,才被绉纱红短裙缓缓释放。我第一次领略美丽的女性给男人所带来的不可言状的美的震慑。刹那间,我仿佛望见了沉鱼落雁。

“谢谢!”我下意识地将被美丽袭击的心魂收回。

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将我引进了这座蝴蝶型的建筑——这里真是我下榻的地方。里面的一切质朴而高贵,香气浓郁,所有的装饰都是木质材料——木地板,木墙,木顶,木床,木桌,木椅……,观来赏去,我似乎走进了桂殿兰宫,又似乎走进了森林童话世界。

我不知道这里为什么没有文字提示,也不清楚这是不是宾馆,当几位彬彬有礼的年轻女孩微笑着欢迎我的时候,才给我以宾馆的印象。当然,客随主便,这里是不是宾馆,对于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一切安顿好之后,主人邀我步行去附近的海滩——他们要在那里设宴欢迎我。此时,我才知道我的下榻处离海不远。

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那么大,那么红,又那么圆的太阳,在走过了早晨、中午之后,开始恋恋不舍地向傍晚走去的时候,它那辉煌美丽的影子,闪烁不定地跟着浪花一起涌向那宛若弯弯月牙的海滩,如同被大火烧着了一般,海滩变得一片金红。

靠近海滩的一端,一把蓝色太阳伞鼎天立地的呵护着一张被椅子包围的圆桌,远远眺望,犹如弯弯的月牙儿上面挂着一个白色的花篮。我们三人一同拥在这个“花篮”里,开始了对海的欣赏与漫谈,我的心也开始像秋千一样的摇晃。

虽然是夏天,但这里没有赤道的热浪,温柔的海风抚摸着我的脸。在无限惬意中,我们谈起了人类历代文豪笔下的海。我说,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海,是安徒生笔下那光怪陆离的海,最让人害怕的海是高尔基笔下的暴风雨前的海。我说我今天面临的海,是一个多情的海,浪花掀起的声音,恰似柔声细语的情话一般,娓娓诉说着它想说的一切。

我的一番话,里里外外都是期待,刘阳衡会意的笑了,艾荣碧瞪大了眼睛,听得出神。

然而,当我得意之际不经意回头,眼前的欢迎宴让我的期待破灭——今天的宴会不是我想象中的佳肴一派,而是摆着三份类似于眼下在我国打工族里时兴的盒饭。透明玻璃制成的盘子里面放着六个玻璃盒,盛着各样饮食,热气腾腾。我们每人一份儿,却各不相同,只有三杯红酒是一样的红。天下竟有如此简单的欢迎宴会,难道我是一位不受欢迎的人?难道非非国都是吝啬鬼?怅然若失的我,心理上无法接受眼前的欢迎宴席。

“这些日子阴雨绵绵,今天突然放晴,是唐显文鼎男带来了太阳。我代表非非国真诚欢迎你的来访!”刘阳衡站起身来致辞,话里话外都充满着恭维。

“谢谢,谢谢你们的盛情!”尽管我的心如同放在冰雪里一样,但我还是端起酒杯回敬,“我深信自己将不虚此行。”

说话间,我发现艾荣碧在欣赏着我,这让我冰冷的心有点儿发热。但我还是故作镇静,直盯着刘阳衡,只是偶尔瞅一眼身边的艾荣碧。

美丽在身边,才使得这欢迎宴会不那么冷,让我产生了想同艾荣碧谈话的强烈欲望,期待从她那里获得一些热量。此刻我才真正体验到什么是美色可餐。

“艾鼎女,”我试探性地按照非非国的习惯称呼,“恕我冒昧,假设我现在是一位消费者,你会给我提出什么建议?”艾荣碧一直没有言

语,我奈不住把话题抛给了她。

艾荣碧一脸惊愕,但她很快转入平静,荡起笑:“很简单,我将帮助你索取消费期权卡。”

“我如何理解你对我的这种帮助?”我追问。

艾荣碧神秘地笑了,欲言又止。

“消费期权卡是你在未来获取投资回报的凭证。”刘阳衡耐不住寂寞,便替艾荣碧回答道。

“其实,这张卡的背后是一个社会。”艾荣碧扭头转向刘阳衡,“我看明天是不是安排唐鼎男到经济智慧传播邦,请武鼎男专门介绍一下有关‘卡’的一切,你看行不行?”

“这主意不错,你先同经济智慧传播邦联系,让他们尽量安排一下,反正这事儿就交给你啦,并由你陪同唐鼎男前往。”刘阳衡果断地作了安排。为此,他还特意向我解释了艾荣碧是网央的中级网手,相当于中国的县处级官员,由她来陪我,并不意味着降低了外交等级。同时,艾荣碧也向我介绍了刘阳衡是网央的高级网手,等同于我国的厅级官员。他们的介绍激起了我的好奇,便问他们为什么如此称呼政府官员,他们说,这正是非非国的特别之处,中央政府称为“网央”,地方政府则称为“网都”,国家总统被称为“网帅”,政府总理称为“网相”,省(部)长称为“网理”,其他政府人员则统称为“网手”,分初级网手、中级网手和高级网手。

当然,我还好奇地向他们询问了“鼎男”和“鼎女”这种称谓的含义。他们告诉我,“鼎”是表示对一个人的独立的尊重。在非非国,独立属于每一个人,因而每一个人也都是被尊重的顶天立地的人。无论谁,对他人都这样称呼,不管是当面还是背后,不管是口头上还是在文字里,不管是相识还是不相识,只要提到人的名字,“鼎男”或“鼎女”不可少。“鼎”后面加上男或女,则是对性别的区分。我说如此称呼起来很麻烦,而他们告诉我,尊重别人就不能怕麻烦。听他们如此说来,我也得入乡随俗,凡称人名都得带上“鼎男”或“鼎女”的称谓。

我以为这种有意思的尊称,其渊源恐怕与中国有关。“鼎”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用来煮东西的一种器物,有两只耳朵三条腿。这么一件简单的器物,引发了人们诸多的联想,也赋予了它鲜活的思想,什么三足鼎立,什么大名鼎鼎,什么鼎盛时期,什么人声鼎沸,其雄其壮其美都在于一个“鼎”字,以“鼎”为人的一种尊称,丰富而壮美。虽然这只是我的简单考量,但却让我喜欢上了这种尊称。

太阳恋恋不舍地沉入海底,月亮追赶着跃出海面。我们就在这日月交替的时刻离开海滩。不知为什么,我顿生一种眷恋,不由得回首瞅一眼那海。哇——,美极了,美得有点儿伤感,那“海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的空旷与孤独,全部让海承担了。是啊!这世界上的一切都要彼此承担。我想,此行我必将有所承担,那么又会为谁而承担?承担什么呢?

我带着海上的那轮明月和心中生起的疑问,回到下榻的蝴蝶屋。虽然疲劳将我赶到床上,但却难以入眠,不是因为那轮明月,而是“消费期权卡”这几个字,它总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似明非明,我断定那“卡”里面一定躲藏着一个全新的世界。

这个未知的世界让我心绪不宁,也许这就是我此行要承担的一切。

(二)

一曲优美的音乐不知从何方飘来,唤醒了我那熟睡的灵魂。我半睁着眼,隐约发现有人站在床头,我下意识地弹起身,凝神一瞅,好像是艾荣碧鼎女在向我微笑。我慌神儿地揉了揉惺忪的眼睛仔细一瞧,果然是她。她是什么时候进来的?赤身裸体的我在惊慌中说:“艾鼎女,对不起,请你回避一下。”可我说了她还是不动,好像没有听见,我又说了一遍,她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此刻,她望着我发呆,我也瞅着

她着迷。再凝神一瞧，欧，原来她在我床头墙壁上的显示屏里，这才让紧张而又有些失望的我松了一口气。但感觉特别的怪，我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在紧张与失望中松了这口气。

我坐在床上，听着音乐，静静地欣赏着艾荣碧鼎女。在我的眼里，现在的艾荣碧鼎女如同昨天一样亮丽。不过，她那一身有点儿像日本和服的装束，显得异样的摩登。她的胸前缠着一块菊黄色布料，横跨隆起的乳房，露出诱人的乳沟，带着澎湃向后背延伸挽着一个结，由结而下的是一条缠着腰的红裙，那裙也是一块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布料。整个儿的她，宛若一个可爱的布娃娃，动感十足，摩登十足，活力十足，也青春十足。

我知道自己的目光已经放肆地发呆，呆就呆吧，反正是孤芳独赏。突然间音乐停止，传来了艾荣碧鼎女的声音：“唐显文鼎男，早安！”

“哇——是真的呀！”我惊诧地从床上弹起来，一阵慌忙的洗漱之后，便向大厅奔去，艾荣碧鼎女果然就在那里等着我。

见我慌张地跑来，她便笑迎着我：“昨晚休息得好吗？”

“好极了，难得睡眠不觉晓。很抱歉，让你久等了。”我有点儿难为情，因为我不知道艾荣碧鼎女是否看到了我刚才在房间里的那副模样。

艾荣碧鼎女笑了：“祝贺你又创造了一个春天！”

“不，你就是春天。”我上下打量着她，“我庆幸自己朽木逢春，醉在春天。”

艾荣碧鼎女听我如此道来，秀丽的脸上泛起淡淡的红云，也许她今天这一身打扮为的就是让我获得春天，笑得满心欢愉：“那我们今天就带着春去经济智慧传播邦吧！”

“好哇！谢谢你！”我满心欢喜而又充满感激，接着我问她经济智慧传播邦是什么机构，她说类似于其他国家经济类的高等学府。

初升的阳光洒满了我们去往经济智慧传播邦的路，也刷新了整

个城市。

蓝天下，一切都显得那么青春而亮丽。我发现非非国的城市建筑造型另类，每一栋建筑都是一件艺术品，有的挺立在绿波之上，有的隐若在绿海之中，你想不看一眼都很难。此刻，我眼前的经济智慧传播邦，让我惊叹不已——整个建筑造型是一本翻开的书，那书上面竖着一枚中国式的古钱币，也许这就是经济智慧传播邦的全部内涵吧！

一切相识都一样，只是场面各不同。当车轮停止转动的那一刻，等候的人群就在我眼前，一次新的相识在这独特的建筑物前开始。

一番相互介绍，迎接我的主人便带着我走进了经济智慧传播邦，走进了奇怪的空间——这是一个被白色统治的虚无世界，没有边缘，没有角落，没有痕迹，惟有空间中央那个被辟成两半的红色圆形物体，似火一样的燃烧着，这里是存在与虚无、冷清与热浪、升腾与坠落共有的世界。

还没等我反过神儿来，艾荣碧鼎女便拉来一位个子高高的鼎男向我以调侃的语气介绍道：“唐鼎男，这是武文赂鼎男大师，消费期权制度的伟大创立者。”

虽然艾荣碧鼎女的介绍有点儿调侃，但我却仿佛像见到马克思一样地望着武文赂鼎男。他约莫六十多岁的样子，他是我来非非国惟一见到的一身西装革履的鼎男。瘦瘦的脸膛，挺挺的鼻梁，深陷的眼窝上面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整个儿看上去，既学究又朝气，既柔弱又刚强，在文静里面隐藏着乐于挑战的性格。我以敬仰的口吻说：“今天能荣幸地与你相识，还得感谢艾荣碧鼎女的安排。”我如此说来，艾荣碧鼎女以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望着我。

“我同样也要感谢艾鼎女，让我有机会与你共同探讨有关人类社会的话题，也许这就是伟大的相识吧！”武文赂鼎男满脸堆着笑容，边说边热情地拉着我朝着那燃烧的火走去。这时，我才发现那原本是一对红色沙发——看来这是一个对话的地方。

当我按照武文赂鼎男的示意与他面对面入座后，在我的左前方

闪出鲜红的六个字：对话消费期权。这是我发现的惟一能证明经济智慧传播邦为我的来访而有所准备的痕迹。在我的右边，慢慢升起一排红色的座椅——陪同我的艾荣碧鼎女和其他人也都一一入座。

正当我等待武文璐鼎男的开场白时，倏地一下陷入了美丽的山水之间。蓝蓝的天，淡淡的云，远处的山，眼前的河。那清澈见底的河水从我和武鼎男的身边淌过，隔岸相望的是艾荣碧鼎女及陪同的鼎男鼎女们。“对话消费期权”的字幅就悬在天地之间，它才使我判断自己所处的位置在本质上没有任何改变。

刚才还是白色世界里燃烧着一团年轻的火，现在却染上了一派美丽的山与水。

“这样的风景你喜欢吗？”武文璐鼎男以征询的口气问我，“不好就换一下风景。”

“这风景真美！”我惊慌惊喜地点着头，“谢谢你，武鼎男。”

看来，这里是光与影创造的世界，似乎无与伦比的拥有，又似乎一贫如洗的空乏。不过我想，这里一定是新思想、新智慧散发与凝聚的场所，属于思想者的天堂，创造者的天堂。

今天，这里会给我带来什么？一种强烈的期待升起在心头。

“唐显文鼎男，你好！”武文璐鼎男将黑色公文包放置在他与我之间的透明长条桌上，真诚地望着我，“现在我惟一想做的事情，是让你感受到我对你的真诚欢迎！同时，我希望因为我与你的对话，能给你带来快乐而不是痛苦。”

我拱起双手：“谢谢你，武鼎男。今天我只带了一件东西——耳朵。”

武文璐鼎男会意的笑了。他见我态度真诚，理解了我的愿望，也就没有再客气下去：“唐显文鼎男，首先请允许我将非非国介绍给你。”

我向武鼎男报以掌声，随即便洗耳恭听。他说在距今八百八十九年前，有一群男女商人从中国乘商船西行，途中发现了一个郁郁葱葱的小岛，便住了下来，刀耕火种，生儿育女。不曾想，有那么一天，

小岛突然上升，露出了辽阔无边的陆地，这便是今天的非非国，拥有陆地面积五百七十万平方公里，既四面环海，又四面绕山，腹地大部分是平原与丘陵。不过，有一座海拔达一千五百多米的山脉贯穿南北，从这山脉之巅分离出两条大江各奔东西。这片神奇的土地养育着五亿多人口。据传，小岛突然上升的力量来自一位先哲，他预料将来的地球难以养活越来越多的人，便开始研究地球内部结构，试验着让地球进行局部膨胀，露出更多的陆地，这个小岛的突然扩大，正是他试验的结果。武文略鼎男的讲述，我只是当成一个神话传说来听，并不在意是真是假。

“唐鼎男，这一切不是神话，而是有据可考的历史。”武鼎男加重了语气。

武鼎男的提醒，我立刻以一种尊重的语气说：“我为你拥有这样一个来历神奇，如今富饶的祖国而高兴！”

“谢谢唐鼎男！”武文略鼎男绽放出了自豪的微笑，“我的祖国是当今地球上最发达最富有最和谐的国家，率先进入了人类一直追求的没有贫穷，没有苦难，没有冲突，没有仇恨，人人自由，人人富裕，人人幸福的理想社会。”

我望着武文略鼎男，在他的神色里喷射着自豪的光芒。

“现在，我想唐鼎男更关心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消费期权制这个话题。”武文略鼎男直接将话题转移到我的来意，“不过，我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我的言谈给你留下‘王婆娘卖瓜，自卖自夸’的印象，请你谅解我浪费了你的宝贵时光，并且我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噪声污染的责任。”

武文略鼎男就这样正式开场，引得一片笑声，一下将陌生化为熟悉，将沉重化为轻松。

“在没有对话之前，我郑重声明，今天所谈消费，是生活消费。”武文略鼎男以试探的目光望着我，我也向他点点头，示意我已经明白他的意思。

当一个人拥有一个被自己揭开的秘密，其言其语底气十足，也傲气十足。此刻的武文路鼎男便是这样。

“当今世界上有一个地方的消费者，他在消费过程中拥有获得预期回报的权利。”武文路鼎男语气里依然透着一种自豪，“这个地方就是非非国。所谓的消费期权，就像其他国家流行的商品打折，不过消费期权是要将打折的那部分钱变为消费者对经济实体的直接投资，届时要参与财富分配，获得回报。”

“消费者凭什么获得这种权利？”我谨慎的问。

“你说呢？”武文路鼎男盯着我，意在让我回答，在他那咄咄逼人的目光之下，我却一言不发地望着他。因为我现在什么都不清楚，不便作答，也无法作答，只是隐约意识到这可能是揭开人类社会一个经济之秘的苍天之问。

“非非国已经找到了消费者成为获得货币回报的投资者的理由。”武文路鼎男只得自问自答，但语气却开始激情起来，“我深信，非非国消费期权制的建立和成功运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划时代标志。为什么会如此呢？刚才我提到了‘投资’这个概念，其全部秘密都在这里。唐鼎男，我想你一定知道，在西方国家的教科书里，对于‘投资’这个概念有一个被认为是铁律的定义和解释，那就是为未来收入更多的货币而奉献当前的货币。那里的经济学家们不容置疑地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投资。我无法相信这种说法竟然欺骗整个人类几百年，剥夺了绝大部分人走向富裕的机会和权利。那么，这一说法的要害在哪里？”武文路鼎男以问的方式打住了自己的讲述，两眼再次直愣愣地盯着我。

我作为研究经济的学者，当然知道投资行为意味着什么，但对于这个概念，我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任何怀疑，更没有产生过动摇它的念头，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经济生活当中，谁都明白，今天投资是为了明天赚钱。现在，武文路鼎男要动摇这个没有争议的概念，倒让我产生了怀疑，把我的心给紧紧拧住了。